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973

主編
虞和平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社會・社會狀況

戰時的後方

冀察調查統計叢刊（第一卷第一期至第三期）



大象出版社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973

社會
社會狀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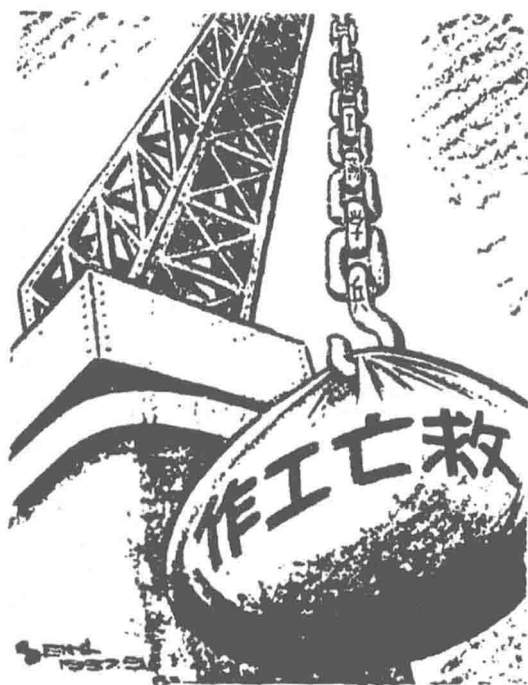


大象出版社

虞和平 主編

戰時的後方
冀察調查統計叢刊（第一卷第一期至第三期）

張天翼等著



戰時出版社

戰時小叢刊之十三

戰時的後方

戰時出版社刊行

目次

上卷

戰時的上海街頭·····	張天翼	一
難民行列·····	佚名	八
在難民收容所有感·····	何家槐	九
在難民收容所·····	陳毅	一一
戰時一童軍·····	韓尚義	一七
永難忘懷的英國兵·····	張常人	二五
傷兵醫院羣像·····	蔡上	二九
慰勞傷兵後記·····	沈茲九	四〇
傷兵包紮站巡禮·····	佚名	四三
里弄學校巡禮·····	陸芬琪	四五
戰時露天學校巡禮·····	黃海容	五〇

下卷

滬戰中後方各地寫真·····	仲某	五四
戰時的江南·····	樊戈	五七
從上海到南京·····	昭愷	六七
從嘉定到王家橋·····	蕭蔓若	七〇
戰時的海門·····	黃露茜	七三
蘇州風景線·····	馮英子	七五
太湖的一角·····	柳乃夫	八〇
滬戰爆發後的南京·····	章伯雨	八一
從南京到漢口·····	辛人	八六
在後方的南昌·····	王孟	九〇
且說武漢·····	袁望諸	九二
由南京到徐州·····	張季純	九四
我們來到浙江的農村·····	力羣	九七

上卷

戰時的上海街頭

張天翼

難民不斷地經過外白渡橋南來，一輛一輛的卡車載着，多半却是步行，年青的扶着年老的，男的扶着女的，攙着小孩子。他們歇息在外灘馬路的兩旁，用期望的眼色看着天。

「我們飛機就會要來的，」有人說。

我到那里是下午兩點鐘，剛在我們空軍跟敵人戰鬥之後，有一時的沉靜，我從公館馬路到外白渡橋，人們潮水樣的從百老匯路流到東熙華德路，慢慢地過橋，日本領事館的旗子，已經不見了，出雲艦在那里喘息，我沿蘇州河往西，混在難民羣裏到了四川路橋。

他們都很疲倦，可是一點也不沮喪，服飾掩不住地顯出一種光彩，表示光榮，並且興奮。

橋上有鐵絲網攔住，大家都瞧着靜悄悄的對岸——祇偶然有一兩個人走過，一架軍用馬託卡沿北蘇州路轉乍浦路往北去了。

一個女孩子叫：「東洋兵！一

她旁邊那個，大概是她父親，很沒氣力地躺在人行道上。現在他欠起身來大聲說：

「要是有人槍拍的一記！」

可是忽然橋上攔着的地方放開了。一輛卡車駛了過來。中間一挺機關槍，兩邊幾支步槍，上着刺刀。這又是日本兵！眼珠子四面溜着，神色很緊張，又十分着慌。司機簡直有點駕駛不住這一車，沒頭蒼蠅似的在馬路上走着「之」字路。

逃難的人羣裏忿忿地呼了起來：「東洋兵怎麼好到租界裏來！東洋兵好來，我們中國兵也好來！」

「上一次上海打仗，我們中國就吃的這個虧。東洋兵敗了好逃到租界裏，十九路軍就追不過來。衝過來就好了。」

那女孩子的父親坐了起來，他說我們要是武器，我們就能從這邊衝過橋去。

「要是有人槍——我們要逃什麼難！祇要女人小團送送過來，我們就——跟東洋人打！」

大家都擁在一起說着，疲倦也忘記了。他們誰都知道什麼人使得大家流離失所，誰都知道我們最大的敵人是誰。

我從四川路往南，到四馬路轉東。

難民不斷地從河南路來，從石路來，從外灘來，肩着箱子，拿着籐包，挾着包袱。從事救濟工作的人

拿着一旗，寫着某某同鄉會難民救濟所在什麼地方，沿路走來走去。

一家京戲院裏也有人躺着坐着，鐵門可關得緊緊的，外面擁着無數的人要求進去，看門的巡捕在門裏說着些什麼，好像有什麼苦衷的樣子，門可怎麼也不開，人行道上有幾百難民散在着。一個白頭髮老婆婆坐在箱子上，靠着戲院的牆，閉着眼。一個中年男子陪着她很安靜地替她打扇。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姑娘幫她母親拍小弟弟睡覺，時不時跑到街心裏去望天空，顯然她聽見了聲音，以為飛機來了。我蹲下來跟他們談天，他們一點也沒表示過什麼不幸，或者表示埋怨。一個工人模樣的人告訴我，他是住在楊樹浦的。

「楊樹浦有了危險，就是日本兵打敗了，」他說。

一個四十來歲的女人在路邊彷徨，眼睛哭得發紅發腫。她一家人都走散了。她說大人還不要緊，不放心的的是她那六歲的小兒子——誰知道他有沒有給流彈打死呢？於是她重新又流下眼淚。

可是她並不怪這次的戰爭。仗是該打的。

「這都是東洋人！東洋人打中國人，打仗總規要打……都是東洋人！」

旁邊一個老年人微笑着看着我們，我用很勉強的上海話問他：

「老人家，你是那裏來的？」

他看周圍的人，答道：「這回我們打得起勁，拍喇拍喇，拍拍！」

那四十來歲的女人岔嘴：「先生，他是個聾子。」接着指指戲院門口大聲對他說：「到門口去等，等罷，門開了好進去。」

我買了一張號外，大家擁了過來，一個奶着孩子的疲女人顫顫腳，問我們：

「報上說些什麼？」——然後注視着我們。

這許多人還沒來得及被收容，沒有住處，沒有得吃的，有的家人還失散，可是他們還樂觀，他們對中國勝利的前途有了確信。中國祇有這種局面之下才配談「犧牲」。

也有人在哭泣：這是像小孩子生了癩子，被醫生開刀時候一樣的哭泣。

他們都很鎮靜，然而又興奮。他們在路上擁擠，然而不亂：是不是因為他們走得太累了呢？我不知道。總之，街頭上並非難民的人，反而顯得亂嘈嘈。大家動不動就無緣故地亂奔。一個人一跑，大家也慌，慌張張就拔起腿子來。

「快跑快跑！」

「啥路道？啥路道？」前面的一面跑一面問。

「勿曉得呀。」

大家抗戰的情緒當然是高漲的，對戰事是非常關心的。然而也看得出——民衆缺乏組織。

「八一三」事件是繼華北而起的第二砲。這不是個結束，而祇是一個開始。爲了準備全面的抗

戰組織民衆的工作就決不能怕做，就非加緊起來不可了。

愛多亞路虞洽卿路口——是難民最多的地方，大世界收容了許多。遠東飯店斜對面有一幢沒造好的六層大樓，也給難民佔滿了。外面圍着一道籬笆，旁邊一個小門出進。

這大都是十二、三號移來的，從虹口，從閘北，從引翔，還有從曹家渡，從大場來的，下面一層——一進門就是一個沒填好的方坑，裏面蓄着一汪綠膩膩的水，有誰就利用這點兒空處，安置了兩輛手推車。旁邊堆着小石子，高高低低的像小土邱，許多人在上面鋪着蓆子，躺在那里抱着膝頭坐在那里。

門口還排隊樣的有人進來。一個小孩子端着一碗紅棗湯走着，眼睛提防地釘着手裏，一面喊着叫人別碰翻牠。

二樓以上的人大概因為來得早，帶來的東西就齊全些。竹床，行軍床，甚至有一張寧式木床，帳子好好地掛着。在鬧鬧的人聲裏，什麼地方有一隻雞在啾啾地叫。

一個電車賣票員掛着個袋子，攙一個小孩在人叢裏上樓。

「咦，有人嚷，」賣票員也來逃難！」

那個回答：「不是的，這小人走散了，帶他來尋人的。」

在這空樓裏躺着坐着的，都料得到現在他們的家有沒有燬掉。我問一個人：從哪里來的。閘北。他上海話裏夾着江北音。做什麼的呢？

「做小生意，」他答。

「你們店裏怎麼樣了？」

他聽了我的口音，於是用純粹的揚州話說：

「現在可不是完了麼。什麼東西都打掉了，沒得了。……呃先生，聽說今兒個把日本兵船炸沉了一只，可是真的？」

問這句的時候，他眼睛裏發起光來。

另外一個告訴我，他是在××紗廠做工的。他旁邊躺着一位老婆婆，輕輕地在那里哼，手擋着眼睛。這是他的母親。他扶着她從楊樹浦來，上午八點鐘出發，下午三點鐘才到了這里。

隨後他手指腳舞地說了開去：「中國軍隊把公大紗廠打下了。這家紗廠說說是紗廠，其實是日本軍隊頂要緊的司令部，軍火藏了許許多多。日本老板很壞，昨天他還叫大家不要跑，說是十五號就發工錢，還說打仗打不到那里，叫大家好好做工，都是工人！這回日本軍隊怕工人說出去殺死了好幾個。」

「以前中國工人曉不得牠有軍火？」

「哪里曉得去！大家祇看見日本兵跑來跑去，也想不到是做司令部，哪里曉得倒是個頂要緊的地方，嗯，我們把牠打下了——好了。」

十字路口也坐着許多人帶着大大小小的包袱卡車忙着跑來跑去。

我們的飛機又來到了黃浦江上空，敵艦着慌地發射高射砲。

我走出籬笆門，炸彈聲跟砲聲混了一起。一朵朵的黑烟跟着飛機衝，好像是憑空長出來的，好一會還沒消散，飛機可穿進了雲堆裏，又翹起頭從雲堆裏穿出來，漸漸看不見了。

街上一片雷似的掌聲，歡呼。

沿愛多亞路街往西走，我在李梅路口站住，因為又聽見了飛機的聲音。

高射砲又連連接接地發吼，於是看見飛機一歪，方向轉了一下。

有一輛裝柴的卡車剛在路口停了一停，上面的工人們仰頭看着天上，忽然叫——「炸彈！」馬上跳下車。

人們都趕緊避到路邊。我往東面一看，聽見轟的一聲，一陣火光。於是前面全是黑烟。地下也給震得一跳。兩旁屋子的玻璃嘩的粉碎了。

「在大世界那里！在大世界那里！」

事後才知道是飛機中了一砲，炸彈才落下的。街頭的難民受了意外的災害。一個大慘劇！這責任該誰負呢？

誰都明白——要是租界不讓日軍退進來，要是租界不讓日軍做進攻我們的根據地，這種慘劇

決不會有的。

這種不幸，祇有一個方法，可以避免再發生。就是——不管我們的敵人在任何勢力包庇之下，我也進攻到底，追擊到底。而把敵人完完全全消滅掉！

（早報）

難民行列

佚名

踏過了徐家匯的慈雲橋，那邊難民就像螞蟻似的滿佈着，老的吟，小的嚎，那種慘烈的景像，使我不敢相信那是一種真實的情形，我相信我是走入了一種夢境，不是嗎？慈雲橋的那邊，聳入雲間巍峨的教堂，正在敲着靜靜的緩慢的鐘聲，那是爲着人類的幸福在祈禱呵！

擺在我面前的一點也沒有錯，是兩個世界，難民們無可奈何地躺在地上，幾天的大雨，叫地上還留着泥漿，泥水浸濕了他們的身體。苦難叫負着全家生活重担的中年人呼不出聲來，一個個都沉默着，低着腦袋，這沉默充分地表現了他們內心的悲哀與憤怒，敵人的侵略，叫他們流離失所的。

計算起來，他們在徐家匯那兒一帶，已經等了一個多星期，上海的各救濟會雖則盡力的把他們救到法租界來，然而截至今天止，仍舊有一部人等在那兒，難民們的來源彷彿是無盡期。這其中，有一部份難民是住在中山路一帶的，多數是勞工階級，無知的份子，砲火的怒吼使他們嚇倒了，本來生活的壓迫就要使他們走上流亡的路上去，現在砲火聲更逼近了，流亡原是自然的事。但誰知道租界與

中國地界一排防禦的鐵絲網將他們擋住了

這一星期來，幸好有幾個慈善團體裝來了一卡車一卡車的乾糧去接濟他們，否則他們不凍斃亦將餓死。有許多年老的，受不了這種苦難，多數都奄奄一息了。記者親眼看見有幾具死屍，躺在難民的身邊，難民是無法憐惜難民死去的，憐惜的只是幾條徘徊在屍體身邊的貪婪的瘦狗得不到口。

在中山路上，我看見幾個青年的軍人，在勸難民仍舊回到家中去。他們告訴他滬西這條戰線至少要守四個月。有幾個難民是說動了，預備挑着担子仍舊到家中去，但有的仍舊固執不肯。

歸來時，有幾架敵機在腦袋上盤旋，難民羣衆聽見了嗡嗡的聲音，立刻都騷動了，扶老攜幼紛紛地向牆腳邊樹底下躲，年老一點的和年幼一點的都墮入了臭水浜中，一時秩序大亂，彷彿天大的禍降臨了。據住民說，這樣的事一天總要發生好幾次。

(救亡日報)

在難民收容所有感

何家槐

陰暗的天色下，飄浮着××飯店的未完成的建築。蒙着灰塵的柱子，瘦骨稜稜的矗立着，傲視着附近的一帶平房。在彷彿懸空掛着的一塊招牌上，寫着設備貴族化以及房間美術化等等的廣告。

可是這貴族化的飯店里，現在却擠滿着蠅蛆般的難民。在層層重疊着的樓房里，雜亂地橫着蓆子，被單，箱籠，馬桶，飯鍋，水壺，以及各種各樣的傢具。難民們喧嘩着，呻吟着，咒罵着，在黑暗的角落里，在

掛着竹簾或者破席子的樓梯轉灣處，都聞得到大便和小便的奇臭。

少數身邊帶着一點錢和一點糧食的，還有點辦法，這些人有帆布床或者木板床，不致睡潮濕而又堅硬的石子堆；在午飯或者晚飯的時候，他們的身邊還升起了煮粥的烟火，浮起了使得大半難民們流涎的清香。

大多數難民却都是毫無糧食，憑着向鄰人要一只半隻大餅飽肚的。他們除了一身破舊的衣服和一身不能醫治的創痛，就沒有一點長物，每雙深陷的眼睛都閃耀着飢餓的烈火，除了偶爾有一二位善心的男女，在搶奪的圍攻之中忽忽地散了一些饅頭和包子，他們一直都是束緊着褲帶，眼睜着盼望更大規模的經常的救濟。

在這些難民中，甚至有些竟日得不到滴水的滋潤，因為里面沒有自來水的裝置，到外面老虎灶上去買呢，自然又沒有錢。挨雨淋却是家常的便飯，在那些時候，風雨往往是向毫無牆壁遮擋的七層樓上傾注和吹打，濕透了所有的一切，呻吟和嘆息的聲音在這未來的大飯店里飛翔。

「那天才能回開北哪！」

「那天才能回楊樹浦哪！」

聽着飛機在頭上不住盤旋，在半空中不斷響着機關槍聲或者高射砲聲的時候，這些難民們都不期然地會興起這些憂鬱而且憤怒的念頭。毀了他們的家庭，使他們流離失所的是誰，在「一二八」

的時候也許還不十分清楚，可是這一次教訓，却已經在他們的心上烙上了一個明白而且深刻的血印。

這樣的受苦難沒有喝，沒有喫。可是一提到日本強盜他們就切齒，對於本國同胞却無條件地原諒了一切，這飯店原是在大世界附近，十四那天的炸彈就投擲在左近，那場血肉橫飛的慘景，他們都是目擊的，可是如果你問這些難民是不是怨恨自己的飛機，他們準會一致回答你：

「恨什麼？死在自己的飛機底下，也是甘心的，我們盼望的只是早天打退東洋人！」

說着這些話的人，臉上浮着得意堅決的笑，他們歡迎着任何的犧牲，怨恨是說不到的，可是，辦理着救濟事業的同胞呀，這些被炮火所驅迫，掙扎在飢餓線上的難民，實在是迫切地需要水和米的援助，盼望你們有錢的趕快出錢啊！

（早報）

在難民收容所

陳毅

下午一點鐘。

我們一起七個人，被送到一個難民收容所去工作。出發的時候，我們的心裏被歡喜充滿了。戰爭開始到現在已經七天，我們除了坐在家裏聽炮聲外，什麼都沒有做，想到那些在前線拿血肉和敵人拚的忠勇的弟兄們，我們只有感到內愧。